

春日野菜 齿颊留香



孙小美
de 花园



鱼腥草

春季野草萌发，遍地嫩绿。江南人民喜欢应着节气吃各种带着不同香气的时令春菜，香椿、马兰头、菊花脑、枸杞芽儿、水芹、草头，这些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春菜。它们每一种都带着各自特有的清香，带来春天的气息，征服我们的嗅觉和味觉。春光不等人，有时候忙碌起来，竟错过了吃春菜的时节，香椿已展叶，马兰已开花，草头水芹已老，错过了又要等上一年，不由让人心生遗憾。

孙小美



鱼腥草



茼蒿炒腊肉

茼蒿满地芦芽短

下午接到快递的电话，下了班就兴冲冲地去门卫拿了包裹。一进门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，一股特殊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仿佛一下子把我带入了春日中：尚带着丝丝冷意的春风拂面，江水新涨，拍打着堤岸，江滩上青嫩的茼蒿随着江风轻轻拂动，散发着特有的清香味。

第一次吃到茼蒿，是在江苏安徽连轴出差中。工作完毕，疲劳的我一个人游荡在陌生的小镇上，闻着家家户户飘出的饭菜香气，发愁该如何打发晚餐。随便找一家小馆子，叫老板炒上两个小菜。老板娘推荐说，今天的茼蒿特别新鲜，不如来一盘？我好奇地看着这种未曾见过听过的蔬菜，一根根青绿色的嫩枝条，带着一点毛茸茸的狭长叶片。不多几时，端上来一盘茼蒿炒腊肉，夹一口嚼起，满口清香四溢，再来一口带着烟熏味的腊肉，一口清爽一口丰腴，简直绝配。

从此，就因为这股清香，爱上了茼蒿。奈何浙江人民并没有吃茼蒿的习惯，遍寻不着。后来，和外地的朋友聊起，发现江西、湖北等长江沿岸都有春食茼蒿的习惯，叫法也各有不同，有叫做“芦蒿”的，也有称之为“藜蒿”的，酷爱的做法就是茼蒿炒腊肉。野生的植株香味更加浓郁，现在市售的都是种植，柔嫩有余清香不足。想来，浙江野外应该也有茼蒿生长，只是因为浙人不食，就没有采摘种植售卖的产业了。

知晓我这个贪嘴之徒爱吃茼蒿却买不到的心情，朋友们就会在春天给我加急快递几斤解解馋。有时候茼蒿的价格还不及快递费用高，而且嫩生生的茼蒿放上一夜就有些蔫了，快递运到时一些湿嫩的叶子也开始腐烂了。细细择出一些新鲜的枝条，切成段，再特地买上一块肥瘦相间的腊肉切成片。大火热油，倒入茼蒿腊肉翻炒几下即可出锅。吃上一口，熟悉的清香袭来，这一年的念想也终于有了归处。吃着美食感念起远方的友人，多时未见却依然惦记着我这个吃货。

茼蒿来自菊科蒿属，与宁波做青团用的艾草是同属的亲戚。难怪闻起来香味有些类似。古人就似我这般喜食茼蒿，最著名的当属东坡先生的诗句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茼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读书时背到这句，以为就是句寻常的写景诗句。但是现在读来，这完全是一个吃货的心声啊！短短四句，说的都是美食啊。哈哈，不知东坡先生听到我这样理解，会不会惊起吐血呢？茼蒿多生长于河湖岸边与沼泽地带，伴水而生。另一个我喜爱的吃货作家汪曾祺先生，就曾在一篇描写家乡野菜的文中提到茼蒿的清香，“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。这是实话，并非故作玄言。”这一句话恰恰和我内心的感觉完全契合。一直不知道如何形容的茼蒿的香气，被这一句话完全说透了。

舍不下这一口销魂鱼腥味

不过在西南地区，许多人的最爱，却是另外一种“香气”。曾经家里种兰的盆子里，长出了几颗野草，我也不曾留意。但是浇花的时候，总是会闻到一股浓浓的鱼腥味，不由掩鼻一看，居然是鱼腥草。这浓郁的臭味闻着令人作呕，实在难受。终于我忍无可忍，捏着鼻子想拔除了这几颗小草，以为就此解决了它们。谁知，过一阵子，难闻的腥臭味再次袭来，花盆里又长出了几颗鱼腥草。恼火的我倒出整盆土来，发现鱼腥草的白色根部盘根错节地长满了这盆土，欲要除之后快，只好耐心地把所有土弄散，挑出所有的白色根系。

鱼腥草中文学名叫做蕺菜，这个名字少有人知，鱼腥草、择耳根这些别称反倒是众所周知。它来自三白草科蕺菜属，和这个科里的其他植物一样，蕺菜的花朵白色小巧，看着也是一副灵动可爱的样子，只不过等到你靠近它，这种印象就会马上被浓郁的腥臭味打消。

及至到了四川，发现这里的人都酷爱这种特殊的腥臭味，被人讨厌的鱼腥草成了人人爱吃上一口的择耳根。嫩芽凉拌，嫩叶涮火锅，白色根打了结煮串串香吃。去云南旅游的时候，发现云南人民同样酷爱鱼腥草，炒个菜里都喜欢加入一些鱼腥草根茎。我抱着尝试的心情吃了一口，顿时一股恶心的气息直冲大脑，简直快晕过去。从此，再也不敢尝试这种特殊的食物。我曾经问过西南人民，是什么让他们对择耳根情有独钟。西南人民纷纷表示，就是这种难以描述的销魂味道，深深打动了他们。即使知道鱼腥草含有一定的肾毒性物质，多吃对身体有害，他们仍然难以舍下这一口。许多离家在外的西南人民，提起择耳根都是一副神往想念、几乎要流下口水的表情。这让我深深不解。想来，气味是种非常私人、难以说服的直觉，有些味道、有些食物，就是爱之则如饴糖，恨之就若砒霜。后来我想到，这种心情，可能就跟我外公每年都要吃一顿河豚，然后感慨地说“冒死吃河豚，做鬼也愿意”类似吧。

春日赏樱花

□邹志生

荆楚阳春三月时，正是樱花盛开季。前天，妻邀我再去武汉大学看樱花，这是我不能拒绝也不想拒绝的。妻退休前教书为业，素重形象。今日照例淡施脂粉，轻描柳眉，又套一件平时不穿进教室的红色新款唐装；而我则拿出过节才穿的衣服，堪比大婚时的隆重。我俩这装束，算得上是对樱花的大敬了。

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看完了樱花。步行、地铁、公交，绿色出行来回路上仨小时，站立着辗转武汉三镇，回到家中已时近黄昏。入夜后本想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，不料无论如何都难以入眠。日有所见夜有所想，翻来覆去，满脑子都是樱花。

樱花是一位早起而迷人的春姑娘。就在大多数植物还刚刚从冬眠中苏醒时，樱姑娘却在半睡半醒的大地上、在半枯半荣的万木丛中绽开了迷人的笑脸。你看那五个圆形花瓣围成的脸蛋儿，乐哈哈无忧无虑，灿灿然天真无邪。那面容粉里透红与众不同，一副熟睡方醒、梳洗初毕的神态。小脸蛋一个挨一个，抱成团连成串，粉粉嫩嫩的，真叫人望之而心动。这不，一阵劲风吹过，樱枝颤抖，粉红的花瓣纷纷坠地；一对嬉戏的麻雀追逐打闹着穿过花枝，不小心碰落一簇粉花。

武大的樱花除了如上娇美可爱的共性之外，还有着独特的个性、丰富的内涵。这与它生长的环境大有关系。樱花极其看重地脉和门户，它选中钟灵毓秀的东湖之滨，落户武大，扎根在人杰地灵的珞珈山麓，开在园林般的著名学府里，开在书声琅琅的寒窗边……

樱花娇小玲珑，单个看孤单弱小。因为她们听过教室里的老师所讲的“单篋易折群篋难断”的道理，于是它们相约同时绽放。假如站在樱花大道上抬头仰望，你会看到蓝天下怒放着一团团粉色的焰火礼花；站在樱园学舍顶部平台的边沿往下看，那景致就像一条粉色的花溪向鲲鹏广场缓缓流去，动的是络绎不绝的人流，不动的是浮在人流上的樱花；你若站在老体育场西头的树下向东南方仰眺，树梢间粉红的樱花隐约可见，你能想象出那长长的樱花带正是一条粉红的纱巾，围绕在珞珈山的脖颈上，使得古色古香的图书馆更加气质独特……

每当樱开时节，樱花姑娘舒展修枝，挂满花簇，犹如披红挂彩地张开大臂迎接来自天南海北的客人。

它繁花如云，无须绿叶作陪，与梅花同样自信，但又不与梅花争风头，反而虚心借鉴梅花的处世风范；它的香气含蓄地释放，不事张扬，沁人心脾，不像粉百合那样浓香扑鼻，也不像红玫瑰那样傲慢带刺；它开在房前屋后与人亲近，不计较能否出头露面。

听说东湖磨山也有樱花，从来没有去过；有报道说长沙的樱园也开门迎客了。我问妻，什么时候回你老家时去看看长沙的樱花？妻问我：没听说过“黄山归来不看山”这句话吗？

哦，我懂了，哪儿都不用去了。